



朋友圈里会朋友

谭谈

人是生活在亲情里的,家庭是人生的港湾;人是生活在友情里的,朋友是人生的财富。退休以后,远离了朝夕相处的同事,生活圈子一下子变小了,常去的会议场所不去了,熟悉的办公室不进了,一批朋友在生活圈子里陆续隐去了。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人们说,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打开一扇窗。还真是!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手机成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有事没事拿在手里。起初,我只是拿它与朋友们通个话,发个短信。慢慢地,我与时俱进地学会了收微信、看微信,进而有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这时候,仿佛往日的同事、朋友,又回到了自己身边,天南海北的朋友几乎全部集结在这部小小的手机里。

多年的习惯,我每天睡得早,起得早。一早起来,打开手机,就见到手机朋友圈里跳出一条一条的信息。有些是晒一晒他们在旅途摄下的风光图片,有些是报告他们在报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新作,有些是传递家中乐事喜讯,有些是发一些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人生感悟……像一股股清流,流进我的心里,充实着我的生活,丰富着我的精神。

渐渐地,我也学会发微信了。在旅途上看到优美的风景,随手拍下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在生活中有了新鲜的感悟,想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就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划划划……短短两、三分钟,神奇的景象就出现了。远在数千里的朋友,就有回应,有些是送上鲜花祝贺,有些是伸出拇指赞美,有些发来一句短语问候,更多的则是捧出一颗心来点赞!这时候,我觉得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涌到了自己的面前,眼前又浮现出那一一张张亲切又熟悉的笑脸……

这是人心最温暖的时候,也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许多多年失联的朋友,通过朋友圈里的朋友,用微信联系上了。猛地一张照片发过来,从他照片上的脸色看去,就知道这位朋友的身体状况如何了。一声声问候在朋友圈里传递,能温暖自己的心灵,也温暖了朋友们的心灵。

我还学会在手机写上点短文章了。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猛地想到,要把自己早晨写的短文发给省报副刊的朋友,当即在手机上一搜,搜出这位朋友的微信,手指一点,这篇短文就发出去了。不久以后,这篇文章就见了报。还有一次,我接到一条信息,对方要加我的微信,说他是某大报的编辑,之前在大报上发的那篇散文,就是他编发的。我半信半疑,当时我正在贵州旅游,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顺手发给他。次日一早,收到他的回复:如果不意外,你的这篇文章,明日见报。第二天,他发来微信,送来了那张报纸当天副刊的版面照片。还真见报了!想想当年投稿,怕邮寄时遗失,先要抄下一份底稿,再到邮局投邮。一般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接到采用与否的回复。你看看现在,几多的便捷!

有些心事,有些烦恼,想找远在塞外边关甚至海外异域的朋友倾诉,拿出手机,一搜一点,那位朋友就到了自己面前。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苦闷在交流里排解,心事在聊天中诉说。

有人把微信朋友圈称为万能的朋友圈。有什么难题解决不了,有什么物件当地购不到,有什么困难需要友人援手,都可以推送到朋友圈。你把它送到圈里,立刻,就会有千百双温暖的手从南南北北向你伸来。朋友圈里会朋友,分享快乐,排解苦闷,吸取力量,传递友情……真是乐趣无穷,温暖多多!

春天,我走进何叔衡故居

谭池

3月2日,雨后初晴。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宁乡沙田的山岭、田野、溪流、村庄,全都显露和涌动着浓郁的绿色,散发着泥土花草的芬芳气息。

今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一清早,我就从长沙乘车出发,行程120多公里,又一次去瞻仰何叔衡故居。何叔衡是我心中一直敬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党史人物之一。他于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沙田乡杓子冲,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最年长的代表。2009年6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何叔衡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何叔衡的故居,坐落在重峦叠翠的山丘坡边。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我在故居陈列的原始物件、历史照片、尘封资料和影像视频前久久伫立、细观沉思,仿佛看见阴沉的天空,缕缕穿透暗云的曙光,朦胧地勾画出山野的轮廓。通往云山书院的田垄小路上,走来一位戴着草帽、穿着青布长袍的消瘦书生。靠近端详,可以看清他的凝重面容与嘴边留着的小胡子。他就是26岁时考取清末秀才、拒官不做、留在家乡种田教私塾,后来又去湖南一师读书,和毛泽东一道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之后还带领女儿、女婿投身革命,忠贞不渝的何叔衡。

在陈列室的展板上,我看到了何叔衡1928年6月赴苏联中山大学读书,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途经哈尔滨时写的一首诗: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

诗句虽平实无华,可字里行间,淋漓酣畅地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正好就印证了1929年2月3日他在写给继子何新九的信中所说:“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人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庸子孙的。”何叔衡就是坚守着这样的人生态观,实践着自己的生命承诺。烽火征途的每一步行进,他脑海里始终有万里江山,胸间始终有一堆热烈的感情在燃烧。

透过故居陈列的物件何叔衡的遗物,我

的心飞向了1931年11月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何叔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最高法院主席、内务部部长。我看见他用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手电筒、日记本、钢笔“三件宝”,不避风雨,不辞劳苦,深入苏区乡村调查民情,尽力为苏区人民解决水利、交通、粮食、教育、邮政等民生问题。又看到他排除干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改判错案,继而冒着风险,顶住压力,对犯有杀人、贪污、奸污等罪的谢步升判处死刑,打响苏区严惩腐败分子第一枪。更看到他受到错误批判被撤去所有职务,仍无怨无悔,忠心向党,拄着拐杖不辞劳苦在苏区做群众工作。

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的是,1935年8月24日,在福建长汀水口小迳村,遇敌围堵,决然跳崖,壮烈牺牲,最终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何叔衡从一个封建社会的秀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即是最新的学问,再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便蔚然发出奇光。”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从故居走出来。走在这片被英烈精神气浸染的红色土地上,看着沙田美丽乡村建设呈现的新美画面,特别是听到乡党委书记贺光亮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沙田发生的巨大变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欣慰。全乡898户贫困户去年已全部脱贫。农业产业化发展不断升级,目前已形成优质水稻种植、畜禽养殖、药材种植、红色旅游、食品加工等五大产业。现在沙田已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正在精心打造红色法制文化教育培训基

地,去年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达10多万人。

正在我和贺书记交谈时,“沙田包子”传统手工技艺非遗传承人吴达求来到了我们身边。吴达求告诉我,听老一辈讲过,1917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一师的同学蔡和森、肖子升来到沙田开展社会调查,就住在何叔衡家。当时,何叔衡还特地到我们吴姓最出名的“包子世家”定做了一锅沙田包子。时间过去了100多年,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沙田包子”的名声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大,去年我们在省内外已发展4000多家加盟门店。全乡从业人数达1.5万人,占总人口50%左右,有9000多人在外经营包子,加上开辟包子原材料加工基地,制作、销售“沙田包子”,沙田包子已成为沙田乡村民共同致富的一大特色产业。说到这里,吴达求兴奋地说:“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我们乡正在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拓展红色旅游、绿色旅游、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把沙田建设得更富裕、文明、幸福美丽。”

听到看到沙田的现实情景,再展望沙田的美好前程,我想革命老前辈何叔衡在天有灵,也会热泪如雨,欣慰无比。想到这里,我深深意识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应是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重大责任,更是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的光荣使命。回望百年奋斗路,又踏时代新征程。我从接触到的沙田乡亲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上,看到了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和追梦圆梦的奋斗豪情。

这时,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在铺着柏油的平坦乡村大道上,慢慢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井然有序地拥向何叔衡故居。飘扬在队伍前头的红旗,像一片红色的云霞,映红了大家的脸庞,也映红了春天的乡野。

谢枚琼

接连下了几场透雨,母亲说,走,捡草菌子去。这是开春后的时节,不,或者是夏天,深秋季节也行,只要三两天雨下过。母亲把竹斗笠往我头上罩,挎了竹篮子,带着我便往后山上去。后山其实是一片缓坡,山上也没几棵树,三五棵吧,苦楝树,还有臭椿树之类的杂树,又矮又小,稀稀落落地在偌大的一片坡地上,孤零零,瑟缩着,像没娘的崽。

其时,荒诞无稽的年代刚刚结束,“后遗症”的痕迹到处看得到。后山有的只是芜杂的野草,满地都是。草菌子就生长在草丛里。这句话听起来像废话了,顾名思义,草菌子不长在草里面,又能跑到哪去长呢?记得我曾问母亲这个问题,她也是这样子回答我。

幼小的我不了解,看上去一块那么贫瘠的山坡,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就偏偏长出了漫山遍野的草菌子呢?草菌子当然也算不了好东西,但在我童年苍白的记忆中,它却是味道鲜美的菜肴,为我带来了口福和些许乐趣的。

斜风细雨飘着,回暖的大地上野草刚刚开始泛青,这些匍匐在地表上的野草,以它们的一叶新绿一瓣嫩芽表达着生命的顽强和欣喜。一眼扫过去,萧索的后山上像是飘浮着一层青浅淡的颜色,透出盎然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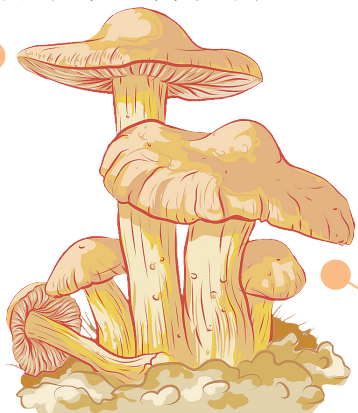
草菌子散落在草丛间,几乎不用费力去寻觅,它们肯定是生命力旺盛的,只要给一场温润的雨水,草菌子就势疯长。像极了新鲜的木耳,那样黑黑的,软软的,我按照母亲的吩咐,蹲下身子来,小心翼翼地捻拾着,专拣个儿大的捡,不能太用力,怕弄破碎了。这不是力气活。湿漉漉的草菌子拿在手上,镀着一层水珠的亮晶晶,轻轻地吹几口气,将沾附其上的草屑子吹掉,再轻轻地放到竹篮子里。常常小半天的工夫,就能捡上大半篮子。

看着差不多够了,就回家去洗净,洗也是个细致活。草菌子上有泥巴,有吹不掉的草屑,得用手指一点点地抠下来,再置于木盆内用清水冲洗两遍,一切妥当后,再看干干净净的草菌子竟然呈现出一层碧绿的颜色来,且晶莹剔透,泡在水中的草菌子,如绽放的浮萍,以手指头轻触,那般柔滑,软润如玉,瞧着瞧着,心里就充溢着几分欢喜了。

欢喜当然还因为可以吃草菌子了。母亲会将草菌子做成汤,或者炒,那种味道,原汁原味的鲜美,不需要什么味精酱油之类一丁半点的调和(那时家里其实也无任何佐料),油、盐、辣椒末,顶多缀上点葱花即可。吃起来口感滑、爽、脆,一大碗一餐吃个底朝天。恨不能将碗底也舔个遍。下餐还想吃吗,继续去后山吧。母亲要去队上出工劳动,我便带上弟弟去。小我两岁的弟弟是典型的“跟屁虫”。奇怪的是,非得要是几场雨后才能捡得到,一候晴天,那些漫山遍野的草菌子便倏忽不见了踪影,变戏法似的,就算你挖地三尺也是徒劳。看来老天爷的馈赠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你的。自天真活泼的弟弟不幸被病魔夺走他花骨朵一般的年华后,我再也没去捡过草菌子了。不知天堂里从此是否多了一个捡草菌子的少年的身影?

然这些年依然没少吃过草菌子,不过却不是自己去捡回来的,也不是母亲亲手做好的。第一回在饭馆里点到一个叫“地皮菌”的菜,端上来才知道就是儿时记忆中的草菌子。还吃过风干了的草菌子,干干的,皱巴巴的,要如干木耳一样用水泡发了才能吃的那种,已然少了纯正的天然的原味。

母亲电话里和我唠叨,她讲,现在草菌子更多、更大了,田埂上,塘堤上都有,地肥的地方,菌子生得更肥,但乡下捡草菌子的人少了,好吃的东西多了呢,人却也变懒了哩。她的语调平和,如以往。



草菌子

双诗新韵

屈子祠古渡口

(外一首)

彭铁明

上得岸去
必是涸渡
而非像我
乘一只渡船,不湿鞋袜
悠悠地渡

必是湿漉漉上岸
衣袂,湿漉漉的
灵魂,湿漉漉的
诗稿,湿漉漉的
他把自己,献给了
既不波高也不浪阔的
汨罗江

江水不停地流,也难消误会
其实,早在一朵巨大的浪花溅起之前
“长太息以掩涕兮”的诗人
就已泪湿衣襟
就已泪湿灵魂
就已泪湿诗稿
就把自己,献给了
波高浪阔的
楚国

屈子旧宅

游人感叹三间茅草房的
空
门也不关,更加
空

谁也没有看见
我出来时
一只手抓了
几两被古文字养肥了的寂静
另一只手抓了
一大把发了霉的时间

就算低头,也没有人看见
我那只奔波的命的鞋面上
还分别歇着
三五朵,打上了楚国胎记的
风与云

蔡英

今年春节,我去舅舅家拜年时,无意中看到老镜框里的母亲:大眼睛,高鼻梁,两条大麻花辫,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我仔细端详这张40余年前的相片,泛黄的相片穿越了时空,拉近了我和母亲的距离。母亲做姑娘时,原来这么年轻秀气!记忆中的她,脸色憔悴,衣着朴素到寒酸,一天到晚都在干活,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我刚刚出生时,晚上经常哭,抱着才能入睡,放在床上便醒。母亲不得不抱着我通宵坐着,以致月子里便落下毛病,一到阴雨天手臂便疼得抬不起来。妹妹出生时,家里正好建房子,母亲没出月子,天不亮就起来给师傅做饭,到菜地田间劳动。生弟弟的前一天,她还在山上砍柴。现在想想,她挺着大肚子像男人一样上山下地,回家还得洗衣做饭,照顾两个年幼的我和妹妹,得多累呀?

而当年的我们体会不到母亲的苦与累,只觉得她脾气暴躁,一点小事就横加指责,有时还用棍子追得我们满山跑。其实,当年的我们实在太顽皮捣蛋:明明家里有橘园,偏偏带着一帮小孩去偷人家的;用弹弓打碎了别人家鸡窝里的蛋;把鞭炮点燃扔到生产队塘里,把大鱼小虾炸得肚皮翻白;在户外偷烤红薯,烧掉了邻居家的整个草垛。总之是状况百出,隔三差五就会有人追着她告状,母亲登门道歉就成了家常便饭,这种情况直到我们上学懂事为止。

四个孩子读书,每年的学费对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座大山,母亲不得不经常出门借钱,因为父亲的脾气内向而倔强,绝不肯同人说软话。我当年考上大学时,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村里有人劝说父母,“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嫁人?不如把钱留着给儿子建新房。”母亲态度坚决,“我们家女儿一样,再穷也要读书。”于是,她忍着晕车的不适,跑到百里外的舅舅和小姨家借来学费。现在想来,自尊心极强的母亲为了子女隔三差五外出借钱,经常受人冷言冷语,她得吞下多大的委屈!大二那年暑假回家,伯母偷偷告诉我,母亲想方设法赚钱,上次到山里挖草药卖时,差点摔



母亲是最美的女神

到悬崖下。听完后,我眼眶湿润了,暗暗发誓要好好念书,将来报答母亲。

毕业后,我参加了工作,为让家里早日还清债,每月将大部分工资寄到家里。数年后,我结婚那天,母亲突然塞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足足一万元。我惊呆了,这相当于我一年半的工资,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读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她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原来母亲不忍心我结婚时太寒酸,便一直省吃俭用,四处打零工赚钱,将我寄回家的钱存了一半。她拉着我的手,含泪把我送上婚车。婚车已经离开好远好远,母亲还站在村头不停地向我挥手。

儿子出生后,老公要上班,照顾我和儿子的重担自然是落到母亲身上。母亲晚上每隔两个小时起来一次,给孩子换尿布冲奶粉,让我好好休息。孩子断奶后,为让我安心上班,母亲带着孩子回到老屋,直到上幼儿园。孩子放寒假暑假,我们没时间照顾,母亲便接他回乡。这些年,我多次被单位评优评先,数次被省市评为先进个人,还出了两本散文集。仔细想想,这背后有母亲多少无私的付出。

有人说,世界的美好与辽阔,是因为有了坚强而慈爱的母亲。确实,母亲所赋予我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比从任何书本上学到的要多得多。母亲虽只上过小学,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但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美德,让我终身受益。记得有年春天,村里有人将晚稻种子当成早稻种子种下,造成无秧可下田,而当时因倒春寒,村里的稻秧相当稀缺,母亲却主动送了一担秧过去。那些年的寒冬腊月,母亲经常让父亲挑上柴火和木炭送给邻近的五保户。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她经常对我们说,“人人都有困难时,能帮就要尽力帮。”母亲的艰苦朴素、宽容大度、乐于助人的品质,一直影响着我,鞭策着我不断前行。

又到女神节,我想起仍在乡下操劳的母亲。年近古稀的母亲,既要照顾老年痴呆的父亲,又要操持家务,还坚持种了二亩水稻和半亩小菜。想到白发苍苍的母亲,佝偻着身体在茶场里采茶,在田地里除草,在灶间烧火煮饭,我愧疚又感动:母亲,才是最美的女神。